

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系列

RENZAI  
GUANCHANG

# 人在官场

李文甫

著

人在官场，身不由己。权力的追逐，因溺沉而致人性迷惘，因嬗变而使亲情沦丧……  
官场争斗无穷无尽。几度风雨，几度沧桑。失意者心劳力拙，欢庆者高举酒杯；阴谋者机关算尽，野心者梦枕黄粱……  
当东方白，冰山滴，过眼烟云，又在何方？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系列

# 人在 官场

李文甫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 ZH164300

责任编辑: 冯 天

装帧设计: 笑 林

# 人在官场

李文甫 著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 西安市南郊吴家坟)

印 刷: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8.625

字 数: 214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7-5613-2059-0/I·107

印 数: 0001 ~ 5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 1

抬头望见横挂在城市上空的广告，陈剑飞想起昨天去广告公司采访时遇到的一个小插曲，心底突然产生对这次采访人代会任务索然无味。

这次人代会将选举新一届市府班子，尽管一切早已安排，人代会投票表决走走形式，但他总觉得方方面面人物汇聚之时，能采访到一点有新闻价值的材料，写几篇有点份量的文章。这几年自从那个宣传部调来的总编上任后，报纸办得越来越平淡，像一个采菊东篱隐居田园的老人，只悠然见南山，而对外面的世界视而不见，稍微有点刺耳的文章，都会被总编枪毙。昨天他听说广告公司要根据参加人代会代表人数在城市上空挂广告横幅，觉得有点兴趣，不料刚到广告公司就碰到公司经理对去拉广告赞助的小姐大发雷霆。一打听，方知去拉赞助的小姐找到当选代表的单位以对人代会的态度为名并打出宣传部的牌子，要对方出资拉广告。这种说法虽然是经理暗示而且也非常有效，但小姐不知灵活，遇到一个硬汉子已明显对这种说法表示反感，小姐仍然抬出一顶又一顶大帽子吓人，把对方惹火了，告到宣传部，部长要经理上门去认错。经理一肚子气只好往小姐身上发。陈剑飞敏锐地意识到这是金钱在作怪，广告公司经理企图利用人代会冠冕堂皇赚一笔，当即写了一篇报道，但总编说与人代会主旋律不符，随手丢进纸篓，还教训他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有问题，对社会的光明面无动于衷而对阴暗面又兴趣太大。

陈剑飞对总编的教训没作半点抗辩，仅冷笑一声，快步走出总编办公室，找了个小酒馆独自喝闷酒，后悔当初从部队退伍选择了记者职业。八年前，他刚二十二岁，已是部队的侦察连长。无论军事组织、指挥才能和侦察兵应具备的基本技能，他在集团军内都是佼佼者，同时他喜欢舞文弄墨，经常给军内报社投稿，且命中率很高。按一般常规，能文能武的军人，在部队最受欢迎，发展前途不可估量，干部部门的同乡曾向他透露，他已被列入重点培养对象，将送军校深造。他也暗自下决心要成为有成就的职业军人。但生活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机遇可能是帮助你成功，但在一些特定条件下或因运用不当往往会成为失败根源，强项变成致命弱点。他因采访写了篇揭露用军车帮助不法分子承运物资的报道，因而断送了自己的前途。

带着深深的失望和满腹怨气回到地方，公安局和报社都同意接收，他权衡再三，选择了新闻记者职业。一来新闻记者的职业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是很神圣很向往的，二来他也想换个活法，军旅生涯的紧张严肃他觉得该由轻松愉快代替。公安局的老局长曾遗憾地对他说，他具有一个优秀侦察员的良好素质。

然而，记者生涯并非如他想象的那样美好，第一任总编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好不容易熬到他退休，以为该吐气扬眉运用手中笔为民鼓与呼了，谁知又没处理好与新总编唐希仁的关系，被冷落在一旁。唐希仁只比他大四岁，未当总编前同他称兄道弟，常在一起喝酒闲聊，纵古论今，慷慨激昂，给人一种内在激情丰富、敢于铁肩担道义的感觉，极受年轻记者们的拥戴。他经常在唐希仁的鼓动下热血沸腾而不顾个人得失，给前任总编出难题，甚至拍桌子大吵大闹。唐希仁上任后，本来也是把他作为心腹重用，但接触多了解深了，他才发现唐希仁心理十分阴暗，且权欲特强，为达到个人私欲而不择手段。于是他就自觉不自觉地与他疏远。唐希仁很敏感，很快就察觉到他的变化，表面上仍

同他客客气气，但却处处制肘他，压制他，把他冷冻起来，使他有力无处使，有气无处发。他明知唐希仁的策略是让他无所作为的岁月中自生自灭，却又毫无办法。他给战友写信自嘲说，八年抗战赶走了日本鬼子，自己当了八年记者却一事无成。战友回信说他不通权变太死板，不善奉迎太爽直，又恃才傲物不愿委屈求全，不得志是必然的。还说长此下去会在苦闷中郁积成病，甚至会心理变态毁了自己的一生。

实际上他已经察觉到自己的心情越来越不好，能提起他兴趣的事已不多，感到人生乏味，生命无趣，经常独自喝闷酒，独自躺在床上看电视直到最后一个画面消失却又不知看了些什么，而且与同事朋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很容易发脾气。他经常仗义执言敢管社会上的不平事，也赢得不少人尊敬，但他从不因此而图报，与受过他恩惠或他帮助过的人保持距离，像个游侠似的独来独往。由于心情不好，自我把内心封闭，三十岁还独身一人，情绪不好时，连个倾吐对象也没有。有时他自己也觉得奇怪，自己好像对婚姻恋爱也没什么兴趣，觉得女人在他生活中可有可无，自己对女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有时精力无处发泄，他就独自跑去球场打球，直至累得精疲力尽。近年开的健身房，他保持早晚各去一次，在激烈运动的体力消耗中，他才会不思不想。他清楚意识到，离开了一种可以调动自己全部精神的人生追求，他终将走向崩溃。也许命运的安排本身就这样，对人生社会对宇宙万物感悟太深的人，他的生命注定就是痛苦的。佛祖感悟太深，放弃声色，出家悟道成佛。他是凡人，跳不出三界，因此只能享受心灵苦痛。

对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祈求，对正义道义的尊崇，经常像针似地刺痛他的心。他希望有所作为，实际上是希望在为国家为民族兴旺的奋斗中，能让自己的生命达到辉煌。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激发他生命的热情呢？

他不知道。

市府第二招待所门外摆着两排花篮，写着祝贺单位的红绸在微风中飘拂，陈剑飞在门外停放好自行车，在烟摊买了包香烟，取出一支点燃，深深吸了一口，见几辆车窗上贴着两会专用的轿车驶进大门，才慢悠悠地走进招待所大堂。这个招待所是六十年代末期建造的，虽改造翻修过，但大堂仍显得十分狭小。会务报到处围满数十个签名报到领取材料的代表。他发现看到会议材料的代表都急匆匆打开材料袋，而且翻看几页后，几乎每个代表都露出惊讶神色，有的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议论，有的神色严峻地上楼回房间。职业锻炼培养出来的敏感告诉他，会议材料一定有什么新的内容。

这届人代会主要议程是选举，如果有什么可能产生新闻轰动效应的话，应该说是敏感的人事安排。但市府班子候选人已在去年底的党代会确定，前任市长王禹舜刚五十出头，正年富力强，党代会上已经明确他继续主持市府工作，也就是说，他将是这届人代会市长候选人。王禹舜的才干胆识魄力，在全市有口皆碑。在短短几年内，这个太湖边的城市能迅速崛起，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王禹舜功不可没。他所领导的上届市府班子，老百姓评价为该市解放以来最富有创新意识最具实干精神取得成效最大的一届班子。因此，王禹舜连任可以说深得民心，人事安排不会出现惊人之举。至于政府工作报告等一系列需在会上通过的文件，早就上下反复讨论多次，在会上最多作一些个别文字的修改。

代表们为什么看了会议材料几乎都露出惊讶之色呢？

陈剑飞突然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他急忙走到报到处，与认识的工作人员打招呼。他本想直接要一份会议材料，一个来参加会议的乡镇企业的总经理把他拉到一旁，随手把会议主席团名单递



给他，问道：“怎么王市长不在主席团？听说要调到省里作副省长，你是消息灵通人士，不知有没有这回事？”没等陈剑飞回答，又叹息地说，“唉，我们搞企业的，真不希望王市长走。”

“怪事？”陈剑飞查看所有会议材料，没有找到王禹舜的名字，满脸疑惑地自语。

“你也不知道？”那位总经理失望道。

“下午党员代表会应该有消息。”他对那位总经理说，然后握手告辞，走到报到处，悄悄问一个熟悉的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摊摊手：“我们也是刚知道。不过前段时间传过，说王市长要进省里班子，那还是去年党代会之前。一般来说，党代会确定后，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原因，是不会有大的变动的。人事问题是核心机密，我们这些小萝卜头是弄不清楚的。”

陈剑飞见问不出所以然，要了份材料便离开了会议报到处。按照惯例，人代会正式开幕之前，都有个党员代表会，由市委书记讲党的意图，保证选举能按预期目的进行。近两年来，人民代表参政议政自觉性有所提高，已经发生过几起原定市长、县长候选人落选事情。

不过，陈剑飞并没把这件事看得太严重。王禹舜在一个市政绩显著，职位高升理所当然。有政绩的人不高升，难道让那些平庸者高升？

然而他仍然有两点不理解。一是这么大的事，市里居然能保密如此成功，直到人代会代表报到时才披露，事先竟然半点风声都没透露，这在这么多年来该市的政治生活中可说是绝无仅有。他的老板总编唐希仁事先应该是知道的，却从未见他流露过。唐希仁在去年年底的党代会进了市委常委班子，听说很快将主掌市委宣传部。唐希仁进市委常委这几个月来，越发显得高深莫测，对报社也更加加强了控制，加上唐希仁已把他列入另册，当然不会向他透露什么内部消息。二是按常规惯例，即使王禹舜要上调，也应



该参加这届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还得由他来作。但为什么主席团没有他的名字？

陈剑飞本想采访一些代表，听听对王禹舜上调的看法，但转念一想，还是待市委书记在党员代表大会上作出解释后再采访，有的放矢，以免闹出笑话来。

走进作为人代会主会场的影剧院，代表们早已坐满了大半个剧场。每届人代会有八成以上党员代表。陈剑飞发现当十个市委常委在主席台入坐后，会场立即静下来，出奇的静，代表们好像全都在事先没得到半点风声，期待着市委对王禹舜问题的解释。

作为记者，陈剑飞有在会场走动的特权。他缓缓沿着会场走了一圈，观察代表们的神色，发现就连市府几个主要的部、委、局的一把手全都正襟危坐、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他意识到就连这些市长身边的大员们也都事先毫不知情，于是更对市委保密工作的成功而惊讶，同时又更感困惑。

他找了个空位坐下，并掏出采访笔记本摊开，作好记录准备。

市委书记晁鲁光是王禹舜的老搭档，从镇长、镇委书记到县长、县委书记，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到市长、市委书记，两人一步一个脚印，几乎是同时从基层提上来。晁鲁光比王禹舜只大半岁，还是中学同学。多年来，该市党政一把手的关系一直不融洽，但他们两人却配合默契，互相补台。晁鲁光沉稳豁达，胸怀若谷，掌稳大政方针；王禹舜作风严谨，雷厉风行，为实现市委制定的目标措施得力，手段有效，干起工作来具有一种忘我的奉献精神。由于市委市政府的一把手团结一致，以前难以解决的互相扯皮互相推诿不敢承担责任的现象很快就一扫而光。该市经济创造的辉煌，省委和老百姓的评价相同，是从党政一把手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开始的。

往常开大会，晁鲁光与王禹舜一坐上主席台，两人谈笑自如，

轻松愉快。但此时晁鲁光坐在主席台上，板着脸，谁也看不出是喜还是忧。其他九个市委常委也都是—副毫无表情的面孔，像—尊尊供奉在庙堂里的没有生命力的菩萨。

会场的气氛呈现出近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压抑，特别是晁鲁光开口前的几秒钟，空气仿佛突然凝聚，会场静得如同真空。

陈剑飞实在不喜欢这种压抑，掏出香烟刚想点燃，又意识到会场禁烟，便走到会场入口处，这里既不受会场禁烟限制又能听见发言看得到会场情况。

晁鲁光关于候选人的说明，话刚落音，立即在会场里引起骚动，议论声、喧哗声甚至骂娘声交织混杂，与刚才的寂静形成十分鲜明的反差。代表们对晁鲁光的说明大为不满，对王禹舜所谓的特殊辞职原因不理解。

晁鲁光的说明实在是太简单，简单得让人没法理解。

他说王禹舜因为特殊原因提出辞去市长和市委副书记职务，市委常委经过研究，决定接受他的辞职，并报经省委同意，由原常务副市长商武雄主持市府工作并增补为市委副书记，作为这届人代会市长候选人。要求党员代表与组织保持一致，保证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

代表们相互之间问得最多的是晁鲁光提到的“特殊原因”是什么，有的代表还似乎多听到两个字，在“特殊原因”中间还多了两个字，好像是“特殊个人原因”，晁鲁光不知是有意还是口齿不清，念到这几个字时确实很含糊。

陈剑飞发现晁鲁光在作说明时，神色异常沉重，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即将接替王禹舜职务的商武雄也并无什么得意之色，眉头紧蹙，好像被什么问题苦恼着。商武雄是王禹舜—手提拔上来的，王禹舜当县长时，他是县府办公室主任。王禹舜到市府又把他带来作副秘书长，三年时间便跃升为常务副市长。从晁鲁光和商武雄的神情可以分析出，王禹舜辞职的所谓特殊个人原因—

定是非正常原因。唯一使陈剑飞感到惊疑的是当晁鲁光在作说明时，他发现他的老板唐希仁的脸上似乎滑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喜悦。他记得在平时偶尔的闲谈中，唐希仁对王禹舜还是十分推崇的，认为王禹舜对本市经济发展功不可没。据他所知，唐希仁还是王禹舜家的常客，也就是说，唐希仁能进市委常委，如果没有王禹舜的鼎力相助，几乎是不可能的。

王禹舜的下台，对唐希仁并没有什么好处，他为什么会有喜色？

会场的混乱似乎早在会议主持者的预料之中，晁鲁光抬起双手示意代表们安静，准备继续宣读有关注意事项。

但是会场并没安静，代表们心中的疑团没解开，猜测议论怎会停止。

突然，一个代表高声提问：“请晁书记解释，王市长为什么不参加人代会，王市长是我们正式选出的代表。”

除了“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年代，在本市历史上，这类全市性的大会上还从来没有人胆敢在会场上跳出来责问市委书记。因此，他话音刚落，会场突然鸦雀无声，代表们以敬佩的目光全集中在那位还很年轻的代表身上。

陈剑飞心中赞道：“好小子！有种。”

晁鲁光恐怕也没料到会有人胆敢当场责问。他看了眼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屈子恒一眼，屈子恒回答道：“王市长正在外地出差，赶不回来。”

“我们想知道王市长是上调外调还是有什么特殊原因才辞去市长职务的。”那代表又问。

屈子恒严厉地说：“这是组织上的问题，我们也不知道。希望各位代表遵守组织原则。”

那代表一脸讥讽神色，冷哼一声坐了下来。

晁鲁光宣布会后各代表团组织学习讨论并选举临时支部，有什么问题，由各代表团收集汇总报大会秘书组。

党员代表会后，各代表团分团活动。唐希仁以市委常委身分召开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和参加人代会采访报道工作的记者联席会议。唐希仁进会议室之前，神通广大的记者们互通各自掌握的情况，聚在一起分析王禹舜辞职原因。有的记者通过省里的同行从省委组织部了解到王禹舜辞职确实是由于个人原因，而且省委还没考虑过他今后的工作安排问题，本来省委正考虑调常务副市长商武雄到另一个市出任市长，但因王禹舜的突然辞职只好让商武雄接替。人代会召开的前几天，市委连续召开几次常委会，王禹舜都参加了，而且市委书记晁鲁光、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屈子恒和王禹舜一起去过省委。王禹舜是在人代会召开前一天才出差的。另一记者否定出差这一说法，说王禹舜是去南方一海滨城市疗养。但是王禹舜究竟因为什么特殊原因辞职，谁也没得到半点线索。

记者们交换意见后认为，王禹舜辞职虽然会引起震动，但关于市长的选举不会发生什么戏剧性变化，由商武雄接任顺理成章。可以说在全市人民心中，商武雄是王禹舜的当然的接班人。商武雄任副市长期间一直分管外经、外贸和金融工作，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立下汗马功劳，一直是王禹舜的最得力助手，深得民心。

陈剑飞没参加记者们的议论，默默旁听，他脑子里盘桓着一个为什么，他综合分析记者打听来的消息，实在找不出王禹舜突然辞职的理由，认为其中必定有某种极不正常的原由。他已经对人代会的选举不感兴趣，心想应该把这种不正常现象弄个水落石出，对全市人民有个交待。

唐希仁进市委常委还不到半年，已经三次主持召开全市新闻单位联席会，每次开会他都作长篇讲话，是显示他的学识还是暗示他的权威，与会者各有不同的感受，但都在暗地里称他为政治暴发户。三十六岁进入该市最高权力核心，是常委班子里最年轻的。

与他较熟悉的人开他玩笑都叫他“跨世纪”，年少得志，难免踌躇满志。

在市常委里，比他稍大几岁的是常务副市长商武雄。商武雄沉稳踏实，神情仪表都给人实在可信的感觉，他理论功底深但从不自炫，他协助王禹舜抓外向型经济成绩有目共睹但从不自居功，因此他是个方方面面都能接受并寄予希望的人物。唐希仁则是个颇有争议的人，仅以一票微弱优势当选市常委。也许长年从事文字工作，他身子单薄瘦弱，面白文雅，很讲究衣着和仪表仪容，总是衣冠楚楚，但尖削的下巴和镜片后闪烁的两眼却让人感觉与阴沉诡谲联系起来。他最大的特长是揣摸上级的意图，所以他那支笔下流出的文字，上级看着总是非常顺眼。对此他倒也坦率，经常教育属下的记者们说，报纸既然是喉舌，说什么不说什么就由不得自己，得看主人需要什么，主人想说什么。

来参加打招呼会的人员以为今天唐常委又将作纵古到今理论到实际的空洞无物的长篇讲话，以前听他讲话心烦不愿听，但今天不约而同都想多听他讲几句，涉及政坛人士非正常的人事变动，是通常令人感兴趣的精彩原因。

然而生活总是与人们的愿望相反，你希望他讲时他不讲，你不愿意听时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唐希仁的讲话简单明了，代表市委常委要求各新闻单位统一思想，对王禹舜辞职问题不要纠缠，集中报道会议正面情况和市长候选人商武雄，并强调这是作为政治纪律。

有几个记者本想问王禹舜辞职内情，但见常委唐希仁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都不愿自找没趣。陈剑飞实在忍不住，这事太蹊跷，他总觉得一定有什么非正常原因，不弄清楚他睡不好觉。会后唐希仁推出自行车时，他拦住问道：“唐总，回家吗？”

“不，去市委，常委还要听各代表团负责人汇报。”唐希仁随口应道，准备上车。

陈剑飞抓着自行车龙头：“唐总，王市长辞职是不是很突然？”接着递了一支香烟过去。

虽然唐希仁已经有意冷冻陈剑飞，但在表面上仍显得客客气气，不愿与他公开撕破脸面，与一个天王老子都不怕的刺头撕破脸面得不偿失。他接过香烟点燃吸了一口，叹了口气说：“唉，市委一班人都很突然，简直让人措手不及，也不知王市长是怎么想的，早不提晚不提，偏偏在人代会一切准备就绪开幕之前提出辞职，晁书记怎么劝他也不听，会议通知已经发出，推迟召开会引起更大反应。市委常委连夜开会研究，晁书记果断决定，推出新候选人报省委，保证按期召开人代会。”

“那他辞职的原因呢？”

“只有天知道。”

“他总得有个理由吧。堂堂市长辞职，即使是冠冕堂皇也得有个理由，否则怎么也说不过去。”

“我所知道的理由是他说他太累了，想轻轻松松度晚年。”

“这不像王禹舜说的话。”

“是呵，我们也不相信。”唐希仁看了看手表，“我得去参加常委会了。剑飞，是不是又动疑了？你呵，老毛病不改，喜欢钻牛角尖。人事问题很微妙，人的心态很复杂，一时弄不清的。”他骑上自行车，又说，“改天我请客，好久没同你喝酒了。”

唐希仁的解释，陈剑飞并不满意，总觉得他言不由衷。一个完全没有理由辞职的人在人代会召开之前突然辞职，如果真没有特殊理由，很明显是一种不满，是一种出难题的做法，但据陈剑飞对王禹舜的了解，他不至于这样做。王禹舜是个识大体顾大局的人，又对该市的发展有大贡献和有很深的感情，他决不会自毁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如果说他是有意向市委出难题，那么，是针对什么人什么事呢？是因为什么个人目的没满足还是对该市的大政方针上与市委书记晁鲁光有冲突？

都不像。

王禹舜如果与晁鲁光有矛盾，怎么在市委市政府内部毫无议论，至于他个人有什么目的得不到满足，几乎不存在这种可能。王禹舜正直正派，特别这十来年，几乎可以说整个身心都扑在经济建设上。他与晁鲁光为该市发展制定了宏伟的十年规划，他曾多次对人说，这就是他人生最后奋斗目标。据说省委确有上调他为副省长的意思，是他主动推辞，说他人生的终点站应该在这里。为此他还向省委推荐商武雄。

陈剑飞想不透王禹舜突然辞职的原因，决定不想了，官场上的事情，局外人是难解其中奥妙的。

陈剑飞相信，像王禹舜辞职这类情事，早晚会有个说法。

在党员代表会上质问晁书记的年轻代表是晁鲁光和王禹舜最初发迹的三河镇的镇长古浪，也是个退伍军人，不过，他从部队回三河镇时，晁鲁光和王禹舜已经到了市里。由于三河镇是晁、王创业的基地，两人对三河镇的发展最为关心，三河镇的书记、镇长人选，没有他们的点头是不行的。

古浪从部队回来后在一家乡镇企业工作，是王禹舜到厂里检查工作时发现并很快把他提到镇长位置。王禹舜在三河创业的经过，他还在上中学时就目睹，曾是他少年时代的崇拜对象，后又有知遇之恩，几乎每年王禹舜都要回镇住上一段时间，全由他一手安排和陪同。他的婚姻是王禹舜牵的线，妻子是王禹舜的一个侄女。他对王禹舜既崇拜又感激，甚至还有种很微妙的如同父子般的亲切。

在人代会召开前十天左右，王禹舜在秘书蒲迟陪同下回三河镇，王禹舜在全市范围内行动，一般不带司机，他和秘书蒲迟都会开车。

王禹舜这次来三河镇，完全是休息，尽量不要惊动其他人，



蒲迟就安排住在最好的三河宾馆。三河镇是全市经济最发达地区，又是江南历史名镇，既有江南古镇的小桥流水，又有现代社会的气息，而且娱乐行业比市府所在地还发达，一到夜晚，灯红酒绿，夜生活十分丰富；周围一些城市的老板经理政府工作人员都驾车来此逍遥，所以一入夜，全镇各娱乐行业闪烁的霓虹灯下便停满各种型号的高级轿车。当然，市里来的客人送到娱乐点的包间后，轿车都停在镇政府大院，以免惹人眼目。

由于娱乐业的发达和来自四方的一掷千金的豪客多，也就引来无数外地的年轻漂亮的打工妹在各娱乐点充当陪酒陪唱陪舞陪泳陪赌甚至陪睡的服务小姐。对三河镇的评价，一直有两种绝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三河镇的发展，靠的是违法活动和伤风败俗，小小一个三河镇竟有一百多处娱乐场所。镇上新建的一条街，几乎全是豪华的歌舞厅，有人形容是公开的红灯区，吃喝嫖赌一条龙服务。另一种观点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三河镇的经济发展主要靠的是三河人民的思想解放和聪明才智，除开娱乐业，三河镇的工业发展也远远走在前面。娱乐业的发达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现象，人们手中有了钱总得要消费。对三河镇的看法，因市委书记和市长都是三河镇出来的，因而仅仅出现在一些人的私下议论中，即使政协、人大有些代表在发言中提出，也没人当一回事。人们知道，尽管晁鲁光和王禹舜在三河镇任职时还没有这些娱乐业，但毕竟是他们创业的基地。而且，当有人向晁鲁光和王禹舜汇报到对三河镇娱乐业的不同看法时，他们都没有明确表明过态度，仅晁鲁光说过一句，看法不同是难免的，但要用事实说话。王禹舜则一笑了之。不过，晁鲁光和王禹舜都是生活作风严谨自我要求严格的人，把事业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不进任何娱乐场所。曾经有人劝说他们也潇洒一点，他们说哪有时间去潇洒，整天忙得不亦乐乎，连回家的时间也没有，哪有时间去玩？

王禹舜的秘书蒲迟对古浪说，这次完全是休息不办公事，为

准备人代会特别是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王市长累得精疲力尽，现在一切准备就绪，在市里其他领导劝说下，他才同意出来休息几天，准备在人代会开幕前回市。

蒲迟长得眉清目秀，机敏聪明，前年才从大学毕业调到王禹舜身边接替升任市府副秘书长老秘书。

蒲迟私下告诉古浪，这次不要他陪，而且王市长来三河镇，除了市里几个主要领导外，几乎没人知道，可说是他第一次完全甩开工作的休息。但古浪表示无论如何也要尽地主之谊，请王市长吃餐饭。

饭桌上王禹舜兴趣很高，对该市的前途充满着信心，还向古浪介绍了他关于经济文化发展的五年规划和十年规划，现在全市都把三河镇作为赶超目标，已经有三四个镇表示要在近两年赶超三河镇，如果古浪满足现状，被其他镇赶超了，就把他派到西藏。

在会上突然得知王禹舜辞去市长职务而且连人代会也不参加，古浪震惊了，他不相信这是真的，一时冲动，忘记了利害，当场提出责问。他记得自己听从蒲迟建议，饭后就回了家，没死乞白赖陪王市长，第二天又因一件急事下乡，第三天回镇，王禹舜已经回市了，当时他还奇怪，说好呆一个星期，怎么又提前离开了。他还以为又是工作上的事把王市长召回去的，现在明白了，一定是关于让他辞职的问题。

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否则不会作出这样仓促的决定。

他在饭桌上曾问过王禹舜关于调他进省府班子的传说。王禹舜说，省委曾经有过这种意思，但他认为自己学识才干和经验不足以参与一个省的领导工作，留在市里也许作用会更大些。省委表示尊重他的意见，省府主要负责人对他说，该市的国民生产总值比有些省还高，在全国很有影响，中央领导同志也很关心，省里考虑他到省府班子，主要是考虑他贡献很大，现在既然他愿意留下，省里可以考虑弄个副省级待遇，要求他再加把劲，使该市